錢鍾書答《大公報》問

鄭延國

燈下集

六十餘年前即一九四七年，《大公報》專欄「出版界」曾三問錢鍾書：一、你的第一本書是什麼？二、它是怎樣出版的？三、你的下一本書將是什麼？該欄目編者還要求錢鍾書提供照片，以便與他的回答一併刊出。

錢鍾書一一回答如次：第一本書是一部舊詩集，印於一九三四年；這本書是在幾位詩友的慫恿下印出的，「內容甚糟，僥倖沒有流傳」；下一本書是用文言文寫的《談藝錄》，正由開明書店排印，另外打算與楊絳合寫一部喜劇，「不知成否」。至於照片，恕未能奉上，因爲「外面寒風苦雨，也實在怕上照相館」。

錢公所說的舊詩集即《中書君詩》。是書係自費印行，其稱「紙張須講究，聊以自怡，不作賣品，尤不屑與人爭名也」。據說詩集只印了一百本，僅分贈友朋而已。吳宓得到贈書，挑燈夜讀，感慨不已，遂援翰賦詩祝賀，內中有句云：「才情學識誰兼具，新舊中西子竟通。大器能成由早慧，人謀有補賴天工。」陳衍得到贈書，把盞吟誦，讚賞不止，由是從中摘出佳句，錄入《石遺室詩話續編》之中，如「春陽歌曲秋聲賦，光景無多又一年」，「如此星辰如此月，與誰指點與誰看」，「拌將壯悔題全集，盡許文章老更成」等等。《談藝錄》一書，錢公早在一九四二年就已殺青，待至一九四七年方才有機會交與開明書店。書於翌年正式推出。

錢公一九九五年曾將自己的詩作編爲《槐聚詩存》，交三聯書店正式出版，詩存未收一九三四年以前的作品，包括《中書君詩》在內。看來，《中書君詩》儘管一再得到陳、吳等老前輩的首肯，但錢先生本人卻一直堅守當年「內容甚糟，僥倖沒有流傳」的想法，至老不變。而對《談藝錄》一書卻是另眼相看、憐愛有加，乃至翻來覆去、不厭其煩地進行增補。既然都是自己的作品，態度何以形同天壤？細細思來，興許是在老人家的心中，前者有如過眼雲煙，中間或許還少不了「少年不識愁滋味，爲賦新詞強說愁」一類的弊端；後者則不僅是賞析之作，更是憂患之作。尤有甚者，是書彰顯了一種「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的學術理念。區區幾行少年時代的五言七言之作豈可與之相提並論？

學林之中，評論《談藝錄》者頗夥，筆者最服膺郭志剛先生的說法：錢鍾書《談藝錄》一書「對我國大量文化典籍進行梳理，鉤玄提要，取精用弘，並通過和西方文學的比較、印證，融合爲一家之言。我國談藝之書很多，如《文心雕龍》、《詩品》、《隨園詩話》等等，都是傳世之作。但用現代眼光看，這些書基本上是在本民族較爲單一的文化框架內產生的（雖然不排除某些外來文化，如佛經的影響）。《談藝錄》不同，它突破了這一框架的局囿，把對我國學術文化的整理、研究，納入了世界文化的視野，其開拓意義，和這一研究本身取得的卓著成果，同樣令世人矚目。」誠哉斯言！郭志剛，北師大教授、博導，冀人，一九三三年出生，今年捌十有一矣。

想念我媽

許俐麗

往事鈎沉

我媽離世快兩年了。這六百多天裡，我一直有個奇怪的幻覺，就是覺得我媽沒有走。我媽跟我說得好好的，大病治愈後她還要去旅遊，她這一輩子都沒出過國，想開開「洋葷」（西安土話：見世面）。所以住院的時候，她看着醫生換上一瓶瓶液體，便放心地睡了。誰知一個月後，她躺着再也沒起來，但她肯定沒有意識到從此再也起不來了，再也說不了話了，因爲她掛在行走器的貼身掛包還沒打開，也還有好多好多的事沒有交代啊。

那年底，我媽病情來得十分兇猛。她在輪椅上被我們不停地搬上搬下，推着四處透視、檢查。我們忽然覺得好像成了汪洋中的一條船，四顧茫然、心懷憂戚。焦急如焚幾天等來的消息竟是我媽患上腦膜瘤，而且晚期！眼看屬於我媽的七十六年就要結束，我抹着眼淚，放下一切工作，在家和醫院兩頭跑，陪伴我媽。因腫瘤壓迫眼神經，我媽幾乎失明，每次走近我媽身邊的那一刻，我都努力調整心情，笑出聲來，稍稍把嗓音提高一些，叫聲「媽」。

我媽臉上立刻漾出了笑容，伸出手拉住我：「好想你啊，你怎麼老不回來看我呢！」我摟着我媽，親着她的額頭，說着，笑着，家事、國事，過去、未來……我們不忍，也沒有勇氣把實情告訴我媽。

十一月二十三日凜冽的清晨，在送我媽去手術室的路上，我舉着相機，一路小跑，貪婪地抓拍我媽這張叫我如此心痛又眷戀的臉龐。我仍然能透過病容，看出我媽的隱忍、倔強來。我很少在我的朋友中見過誰有如此悲苦而又剛硬善良的母親……

一

我媽家族曾經十分輝煌。其曾祖母因夫早歿，矜持節孝，賢能善達，名聞湖南寧鄉十里八村，光緒皇帝傳旨授牌匾一方，上鐫刻「旌表節孝」，以彰揚其一生貞潔行孝的品質。外公是一位聲名顯赫的中醫大夫，尤其擅長醫治瘧疾白喉、手術疔毒惡疾。他在藥舖坐堂行醫，對窮人分文不取，慈悲心懷，天生具有一種濟世精神，被當地人稱爲「聖人」，連衙役也對他「脫帽鞠躬」。抗日戰爭爆發後，外公爲愛國熱情所驅，棄醫從戎，參加湘潭游擊隊，任機槍連副連長，冒着被日軍通緝的危險，鑽山洞打鬼子，泥鰍一樣靈活有計謀，至今仍被家鄉老一輩人津津樂道。

在這種家庭薰陶出來的我媽，秉性正直剛強、追求進步。剛一解放，十五歲的她懷揣着她叔叔寫的一封信，爬山涉水十八個小時跑到長沙，找到負責「西北野戰軍湖南招聘團」工作組組長謝覺哉，強烈要求參軍。謝覺哉的兒子和我叔公是中學同窗好友，佔着這個「便宜」，原本又瘦又矮、不符合條件的我媽被徵入伍。西北軍區後勤部軍醫衛校受訓剛過三個月，我媽就因突出的表現被抽調到校部檢驗室任助教。四年軍校學習，我媽既是學生，又是檢驗員、住院護士，還任掃盲教員，她出色的工作能力一致爲首長和戰友們所稱道，部隊把我媽列爲重點培養對象，準備提幹使用。

那時提幹，要求非常嚴格，祖宗十八代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根正苗紅的我媽原以爲「夙願可期」，可歷史卻給我媽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徹底改變了我媽一生的命運——土改後期，我媽家鄉的地方農會會長因私利蓄意報復，利用手中權力將我媽家庭成分改成「地主」，外公竟被誣告爲叛徒。

對這個突發變故，母親還蒙在鼓裡，部隊卻非常謹慎，接二連三地派人調查取證，但最後都不了了之。顯然，這個階級出身不符合革命軍隊提幹要求，一九五四年我媽被迫脫下軍裝，到甘肅建築公司衛生所工作。

母親少女十五戎裝相

由於是「黑五類」人員，我媽始終躲不過下鄉接受鍛煉改造的命運。爲了爭取表現，在渺無人煙的山窩窩裡，她每天半夜就從窯洞裡鑽出來，摸黑背糞上山澆灌農田，有一回差點被狼吃了。最讓我媽難受的，是來例假，用的草紙又硬又粗，大腿內側全被磨破了，鑽心地疼痛，只好扯被子裡的棉花來用。棉花一點點地，越扯越少，最後只剩下破爛的被套。兩層薄薄被套，如何抵禦得了大西北零下二十攝氏度的寒夜？孤單的我媽，是靠什麼熬過來的呀？我眞是難以想像！由於營養極度不良，內分泌失調加上重體力活的勞累，一年多時間裡我媽瘦了三十斤，閉經整整一年。

在那種根本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情況下，我媽硬是靠不要命的苦幹，提回了一摞子獎狀，並在「文革」前夕將自己拎進了西安一家大醫院工作。在這個人才濟濟的技術單位，我媽來自基層，又沒高學歷，工資反比人家高出一大截，自然遭到前所未有的嫉妒和排斥：不該我媽做的，留給她做；夜班別人不願上，我媽來頂；不會幹的尖端技術活，人家撂下一句話，看書查資料！在排擠中，我媽卻像餓了很久的孩子突然得到十幾個大饅頭，瘋狂地讀書學習，她很清楚，在這家醫院，只能往前走，如果一停下來，就一定被淘汰掉。我媽以近乎「自殘」的方式，爭取到了陣營之間夾縫中的空間，業務水準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說到這點，不知是我媽智慧還是幸運，反正那些整天張牙舞爪、搬弄是非的人最後很多都慘澹收場。

我小時候，是知道「文革武鬥」的。西安城牆上四處亂飛的流彈打在我家窗子鐵桿上，又折回來鑽進屋裡，嚇得我躲進床底，最瘋狂的時候，整個醫院空蕩蕩地人都跑沒了，醫院門口傷病員坐滿一地，到處是血，髒亂得充滿危險。記憶中穿着白大褂的我媽和幾個叔叔就在他們中間跑來跑去，看見病重的就扶進門診部，打針紮繃帶，有人感動得一個勁兒往我媽嘴裡塞西瓜。這個鏡頭在我腦子裡不知過了多少遍，我心裡一直有個疑問，子彈可是不長眼的，我媽怎麼這麼大膽，難道她就不怕她的女兒沒了媽媽？

較早時候，和我媽聊天，想起這個問題，我媽說子彈只會往壞人頭上飛，——啊?!我眞是無語。

從一九五四年「三反五反」到一九六〇年「四清」，再到令整個世界都震顫疼痛的「文革」十年，政治肅整不斷，我媽這麼弱小的軀體竟能在動亂頻仍的政治漩渦中保持本心地走出來，想一想，眞是件了不起的事。

（上）

二〇〇八年，母親攝於廣州

「我是誰？我是哪個階級的人？」成分——像個毒咒，頃刻之間將我媽牢牢鎖住。冰火兩重天的境地，把我媽徹底打蒙了。祖上榮光的餘澤不僅未惠及到她，卻讓她開始咀嚼階級鬥爭帶來的人格羞辱。惶恐、絕望……那種無辜被剝奪、被損害、孤立無援、焦灼掙扎的煎熬，成爲我媽最不堪回首的一段慘痛記憶。

二

從此，我媽對家庭成分諱莫如深，因爲在那個時代它包含着任何想得到和想不到的危險和災難。但外在的陰雨霏霏卻澆熄不了我媽內心的剛硬。我從小就記得我媽總說一句話——昂起頭來，眼淚就能倒回去。她說人在最困難的時候，關鍵是熬，熬過去了，前面就柳暗花明了。我媽熬的唯一辦法就是拚命工作。她在甘肅這個最大的建築公司衛生所裡，白手起家，開展了大醫院所有的檢驗項目。鑒於她的貢獻，她的工資兩年內連跳兩級，月薪高達七十六元人民幣，這在當時蘭州她這個年齡段都是屈指可數的。

希臘遊之慢生活

純上

域外漫筆

泰莎蘿妮吉被瑟麥克灣（Themaic Gulf）環抱。地中海地區陽光燦爛，海水像藍灰色的琉璃，清澈透明。波光粼粼，跳躍於上，再定睛一看，原來是灰黑色小魚成群結隊在水上翻滾，折射出道道銀光。

海邊是該市較新、較富裕的地區。沿海有長幾公里、寬二十米的平整碎石路，將大馬路和海水隔開。這條路，地面有清晰的自行車道黃色標記和行人道白色標記。靠馬路一側每隔五十米左右就有一個小公園，設有靠背長木椅，飲水器，平整的小路，有的還有網球和籃球場或金屬雕塑。公園風景樸素，幾棵松柏或法國梧桐而已，地面也沒有整齊的草坪。但可看海景、有地方坐、有水喝、有樹蔭遮陽，還免費開放，非常實用。靠海一側則是木板棧道和大理石平台，間或有噴泉。早晨天還沒亮，就有人坐在平台上釣魚，時不時還有幾隻油光水滑的大貓走來走去，看來魚蝦吃得不少。這裡多餐館、小艇俱樂部和出租自行車的店舖——有腳踏帶篷黃包車，可以讓父母帶上孩子，全家綠色出遊。周末更有馬車，招徠遊客在海邊慢走一圈，吹風賞景。

我住的賓館就在海邊，吃早飯時能看到海浪翻滾，海鷗飛翔，輪船和小艇划過水面。各種花色的鴿子肥肥的，大模大樣地跳到室外的餐桌上，食客也安之若素。賓館提供的自助早餐非常豐富。有傳統英式早餐，如煮蛋（分老嫩兩種）、煎蛋、兩種蛋卷（omelet）、炒蛋（scrambled eggs）、煮香腸、炒番茄、炒蘑菇、炒蔬菜，也有歐洲大陸居民常吃的羊角包、各種麵包、蛋糕和餅乾，還有希臘特色的三文魚、鹹魚、奶酪等。注重健康的人能選擇獼猴桃、蘋果、香蕉、櫻桃、葡萄、西瓜、橙子、葡萄柚等新鮮水果，麥片，全麥麵包，麥片粥，不含麥麩（gluten）的蛋糕，酸奶等。飲料有咖啡、茶、各種果汁、幾種牛奶。這頓早飯就能保證一天的營養了。

這次大會的晚餐在拜占庭文化博物館的餐館吃。我們坐在室外花園裡，七八人一桌。晚上八點，日色依舊明亮，照在怒放的月季上。開胃菜每人一盤，包括三樣：三個葡萄葉包裹的小卷，裡面有碎肉、雞蛋加檸檬汁；兩根塞奶酪烤熟的酥皮小棍；一小團蘑菇、松蘑煮熟的意大利米飯（risotto）。沙拉是菠菜葉、切成四份的煮雞蛋、烤彩椒加香料和醋調配，五顏六色，大家分食。服務員又送上一籃餐包，有橄欖和奶酪兩種。我點的主菜是三文魚排，日式照燒做法，配黑米飯，另有綠色芥末調料。總體說來，菜式樣貌精雕細琢，注重色彩和造型，多用奶酪，但偏鹹、酸，讓我聯想到西安菜，難道世界兩種古老文化在口味上不謀而合嗎？

夜色漸濃，服務員點上了蠟燭，最後送上三種甜點：草莓酥皮餅（tart）、巧克力可麗餅（croquette）、冰淇淋。圓柱形的可麗餅外面是黑巧克力，裡面裹了油炸的麵包，肯定不健康，但滋味濃郁誘人。此時已過了晚上十點，但還不斷有客人進門，喝咖啡，點甜品，和朋友談笑。據說地中海太陽落山遲，大家吃得晚、睡得晚，所以下午一到三點要午睡補眠。

泰莎蘿妮吉共有十五個世界文化遺址，在希臘獨佔鰲頭。另一方面，它是巴爾幹半島的經濟中心，號稱在歐洲城市中人均咖啡館、酒吧最多。因爲擁有希臘最大的亞里士多德大學，它又是歐洲學生最多的城市，被選爲「二〇一四年歐洲青年之都」，《國家地理》雜誌宣布它爲「二〇一四年人力資源和生活方式最佳的歐洲中型城市」。

這幾日所見所聞，讓我感到這個城市既富於歷史底蘊，又充滿青春活力。儘管希臘經濟目前不景氣，但人們的生活照舊自在。清早在水邊釣魚、撈蝦，沿海邊跑步、快走、騎車，白天和晚上在小餐館喝咖啡、吃飯、閒聊，相伴親友，歲月靜好。

球員的綽號

商子雍

文化什錦

人的綽號，往往會比他的名字更爲傳神。這是因爲，起名字的時候，尚在襁褓之中，可以說尚無個性可言；而綽號，則是在個性呈現以後被人授予，倘若流傳開來，則一定是深刻而生動。

印象中，魯迅對綽號曾有過精彩論述，但原文記不全了，也懶得去查書，不說了吧！不過，魯迅擁有的兩個綽號卻不同凡響。一曰「富士山」；當年留學日本與魯迅同居一室的沈尹默說：這個綽號傳開的原因，是因爲富士山是火山，很能象徵魯迅革命鬥爭的精神。另一曰「貓頭鷹」；沈尹默解讀道：貓頭鷹，正是魯迅不言不笑時凝寂的寫眞。

至於綠茵場上明星們的綽號，就更是廣爲人知：金色轟炸機（德國人奇連士文）、中場手術刀（法國人施丹）、烏克蘭核彈頭（舒夫眞高）、白比利（巴西人薛高）、瘋子（哥倫比亞人希基達）、花蝴蝶（墨西哥人金波斯）、小飛俠（荷蘭人洛賓）、外星人（巴西人朗拿度，他還有一個綽號叫肥哨）……多了去了！並且，每一個綽號，都包涵着許多精彩瞬間、動人故事，足以引發球迷的不盡回憶。

今天，我要在這裡提及一個屬於西班牙人哥高查的綽號：畢爾包屠夫。畢爾包是西班牙的一個職業足球俱樂部，司職後衛的哥高查，是它旗下的球員。哥氏其人，球風彪悍，出腳兇狠，他最「傑出」的「成就」，是一九八三年九月，在西甲聯賽的一場賽事中，把在巴塞隆拿效力的馬拉當拿一腳踢翻，讓這位尚未成就大業的阿根廷人，一條腿的膝蓋和韌帶齊茬斷掉。所幸的是，經過大半年的精心治療，馬拉當拿重返賽場，而哥高查，在遭受禁賽十六場重罰的同時，也被人以畢爾包屠夫相呼。

事後有人慨嘆：倘若當年老馬的那條傷腿終告不治，那此人、乃至世界足球的歷史恐怕就得另寫了。英國《太陽報》則從不同角度評論此事：一九八六年墨西哥世界杯，馬拉當拿曾連過數名英格蘭後衛踢進制勝一球。這幾名後衛中任何一位，要是也如同畢爾包屠夫哥高查一樣，對馬拉當拿猛踢一腳，讓他筋斷骨裂，那阿根廷登頂、馬拉當拿封王的歷史，不是就不復存在了嗎？

一個野蠻的後衛差一點兒毀了一位足球天才；幾位文明的後衛幫助這位天才創造了綠茵奇跡。面對本屆世界杯上巴西人尼馬等天才球員，由於遭受後衛粗野料理過早從賽場傷退的嚴酷現實，我們眞的要向一九八六年墨西哥世界杯賽場上那幾位英格蘭後衛鞠躬致敬。

淺睡的豺狼

李憶碧

如是我見

日本鹿兒島縣，南九州市的「知覽特攻和平會館」，於今年二月四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部提交了一份申報書，要求將三百三十三件「神風特攻隊」隊員的遺書及相關的家書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惹來中韓兩國的強烈抨擊，也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矚目。

「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或稱「世界記憶工程」是聯合國繼「人類文化遺產」後的另一個延伸項目，於一九九二年啓動。評定委員會由六十六個國家的專家組成，每兩年評定一次。旨在對一些因時日久遠，逐漸損毀，甚至即將消失的文獻進行搶救，讓這些全人類的集體記憶得以完整地保存下來。除此之外，文獻也必須符合世界意義，或說社會價值；比如涉及到世界某個時期的歷史，具有超越種族的重大影響力，而更爲重要的還是對人類的福祉有所貢獻。

但是日本的「神風特攻隊」，說白了就是「敢死隊」，用現在的流行話語來說不就是「人肉炸彈」嗎？

日本人是一個很特殊的永遠讓人難以理解的奇怪民族。自尊心強，把榮辱看得比生命更重要。對於這樣的「特質」，我們即使覺得費解，也是衆所周知的。都說日本人有此特質，是傳承自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換句話說，是「得益」於日本軍國主義的神髓。明年是日本戰敗邁入七十周年，在這個「紀念日」即將到來之際，日本舉措連連：從安倍晉三上台以來，就不斷有所「動作」：「購島」、「修憲」、參拜靖國神社、否認「南京大屠殺」，甚至質疑「慰安婦」說這是「捏造的事實」。安倍晉三「修憲」，目的在於要將「和平憲法」的第九條的第一項「放棄對外戰爭與成立軍隊」改爲「自衛隊以本土防衛和國防保障爲目標」，將「自衛隊」提升爲「國防軍」，並賦以擁有行使集體自衛和在海外行使武力的權利。而所提出的修憲理由卻只是避重就輕地輕輕以一句「不合時宜」帶過。

是的，早就不合時宜了——自一九四七年頒布實施以來，都快六十七年了。不僅右翼政治人物如此認爲，這也同時是日本整體國民的價值取向。「擺脫戰後體制」，讓日本恢復爲「正常國家」，本來也很符合一個「正常國家」的國民意願（問題是你認爲日本正常嗎？）所以這是日本全民的共識。尤其是年輕的一代，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的慘痛（安倍晉三出生於一九五四年，他也沒有經歷過戰爭），所以，當他與妻子一起去觀賞了那部爲「神風特攻隊」歌功頌德的電影《永遠的零》後，對媒體發表談話，說這部電影讓他非常感動，看到哭了。據通訊社的報道稱，原著小說因此賣出三百多萬本，而漫畫的發行量更爲可觀，超過四百八十萬本。是否因爲這樣，所以才會有二月四日「知覽特攻和平會館」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要把「神風特攻隊」隊員的遺書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的戲碼？我想也不一定吧？日本人是永遠讓人想不通的。

拿破侖曾說過，中國是一頭沉睡的獅子，「讓它睡吧，別打擾。當它醒過來，將驚撼全世界。」我說呢，日本是一頭淺睡的豺狼，隨時都會醒過來；一旦醒過來，靠近它的必會遭殃——一個不反思的民族，永遠帶着悲愴的敏銳，老以爲所有的舉措都是高瞻遠矚，而事實卻是短視又自卑——不肯正視，即不敢面對；不承認歷史，是不能接受失敗，但不接受並不等於不敗。

挑戰文明社會的秩序，無視纍纍白骨，再英勇也是懦弱。